



挪威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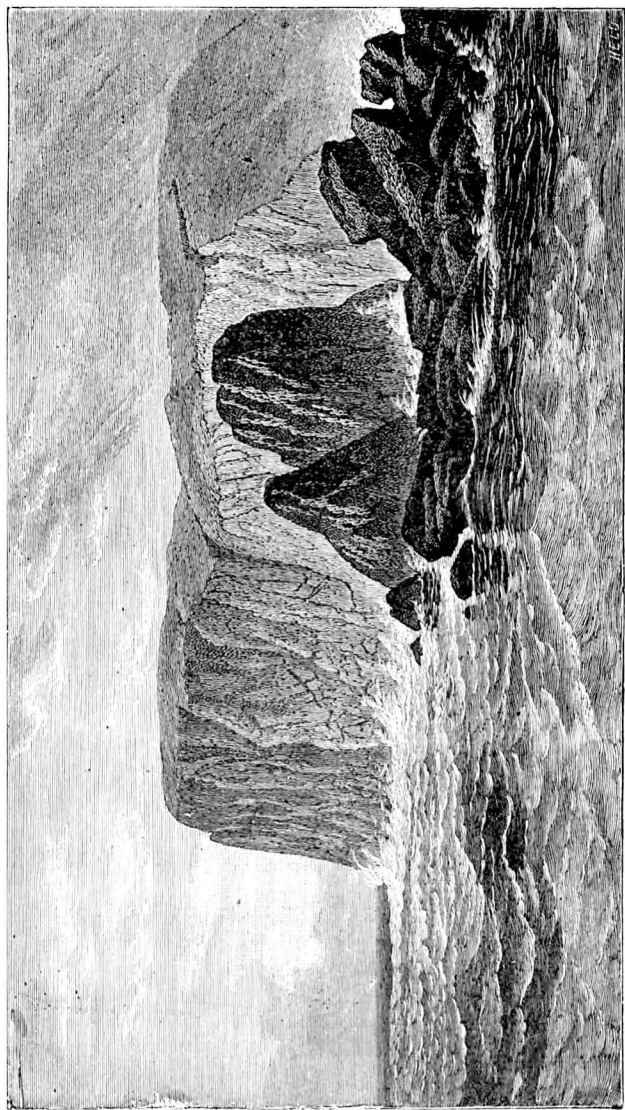
从远古时代起

【挪威】迦马·乔·伯以森 著

文 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世界的尽头”——挪威北角

写在前面

本书作者迦马·乔·伯以森（Hjalmar Hjorth Boyesen, 1848—1895）是挪威裔著名作家、教授，出生于挪威弗雷德里克斯文（Frederiksvärn），1868年毕业于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大学（今奥斯陆大学），于1869年移民美国，曾担任挪威语周刊《前进》（*Fremad*）助理编辑，并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北欧语言及日耳曼语教授。他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出版有多部著作，包含小说、短篇故事、诗集、文学评论，其中尤以北欧历史及文化题材的作品最为有名。

本书是他为普通读者撰写的挪威史入门作品，曾在世界范围内多次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其最早的版本为1886年版（藏于多伦多大学）和1900年版（藏于哈佛大学），最近的版本有Kessinger Publishing, LLC的2007年版、Forgotten Books的2007年版、Nabu Press的2010年版、AMA Publication的2012年版kindle电子书等。本次翻译以1886年版为底本，完整收录了除因图片处理问题而删去的1886年版《斯堪的纳维亚：瑞典和挪威、丹麦及波罗的海》这幅地图之外的全部1886年版和1900年版插图及地图，并将作者去世后由历史学家C. F. 基里（Charles Francis Keary）为1900

年版补写的第三十七章“近代挪威”也同时译出，收入书中，以飨读者。

在本书中，伯以森用“讲故事”的方式，凭借生动的语言和幽默风趣的叙述，将挪威自远古时代到近代初期的历史以及挪威列王的英雄事迹娓娓道来，就像是邀请读者乘上维京人饰有巨大龙头的长船，在斯堪的纳维亚险峻的峡湾之间扬帆起航，开启一场追寻过去的探险。结合 70 多幅 1886 年初版和 1900 年再版时就带有的原汁原味的版画，作者不仅将挪威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风土人情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也让我们能够一窥这片严寒冰雪之地孕育出的民族精神，令人赞叹。

远古时代，历史与文学之间本没有隔阂，就像北欧萨迦本身既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也是承载了北欧历史和列王事迹的不朽史著一样。如果要用最符合北欧人风格的方式来讲述他们的历史，传达这片古老大地的神韵，那么选择采用萨迦一样“讲故事”的方式，就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这也许就是为何迦马·乔·伯以森的这部挪威史，能够在 1886 年出版之后不断再版，成为多所大学的藏书，一直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从这些通俗易懂、富有趣味又含意深远的历史故事中，我们也许能够窥见北欧国家现在得以富足的源泉。

序 言

将挪威史撰著成书是我多年以来的夙愿，究其原因则是由于能够担得上“挪威史”一名的英文读物尚属空白。于是当此书的出版方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我自己国家的书时，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们的提议。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根据他们的构想，这本书的故事得有别于普通的历史书。它偏重于对历史事件中那些戏剧性的部分进行详述，而像机构制度的发展、社会学现象一类则只需一笔带过，因此这本书也就不会成为太冗长的大部头。在本书中，更多的笔墨会用于讲述民族英雄奥拉夫·特里格瓦松的故事，而不是拿去写那些任期长过他 10 倍的国王——因为他在位虽短，其间却是风起云涌、险象环生。基于类似的原因，与丹麦长达 4 个世纪的联盟只是简略言之。几百年间无疑发生过很多事，但其中能称得上是事件的却寥寥无几。此外，要在国家衰败沦丧的历史时期剥离出独立成篇的挪威史，本就不是一个会令古挪威史学家们喜闻乐见的好议题，因此那个时期的历史大体被忽视了。

在为本书做准备的过程中，我参考了许多著作并深受裨益^[1]。此

[1] Snorre Sturlasson: *Norges Kongesagaer* (Christiania, 1859, 2 vols.); (转下页)

外我还读了大量零散发表在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史学杂志上的文章。撰写此书时颇令人头痛的一件麻烦事是名字的拼写问题。原原本本地采用古冰岛语的形式并不每每适宜，因为这些名字在现代英语中的写法是我们所熟悉和容易拼读的，但在古冰岛语外衣的掩盖之下它们面目全非。于是对于那些在英语中没有众所周知的对应说法的名字，我就采用了现代挪威语的形式，它们与古语相比往往会少一个尾字母，比如 Sigurdr（它的英语所有格形式是 Sigurdr's）就被写作现代挪威语的 Sigurd，Eiríkr 就成了 Erik，以此类推。在处理那些属于人物的特征性称号的姓名时，我尽可能地加以翻译，如 Harold the Fairhaired（“金发王”哈拉尔德）、Haakon the Good（“好王”哈康）、Olaf the Saint（“圣徒”奥拉夫），等等。然而对于某些名字而言，绝对忠实的译名会显得累赘，比如泰姆之弦艾纳（Einar the Twanger of Thamb）中“泰姆”（Thamb）是他那把弓的名字，这种情况下我就会保留其挪威名泰姆巴斯克威尔（Thambarskelver）。

最后，我要以满心的愉悦向我的朋友们致以感谢：哥伦比亚学院的历史学副教授孟罗·斯密（E. Munroe Smith）和美国驻丹麦大使高慕斯·安德森（Hon. Rasmus B. Andersen），他们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而且如果没有他们在我搜集书籍、地图等资料

（接上页）P. A. Munch: *Det Norske Folks Historie* (Christiania, 1852, 6 vols.); R. Keyser: *Efterladte Skrifter* (Christiania, 1866, 2 vols.); *Samlede Afhandlingar* (1868); J. E. Sars: *Udsigt over den Norske Historie* (Christiania, 1877, 2 vols.); K. Maurer: *Die Bekehrung des Norwegischen Stammes zum Christenthume* (München, 1856, 2 vols.), and *Die Entstehung des Isländischen Staates* (München, 1852); G. Vigfusson: *Sturlunga Saga* (Oxford, 1878, 2 vols.); and *Um timatal i Islendinga sögum i fornöld* (contained in *Safn til sögu Íslands*, 1855); G. Storm: *Snorre Sturlasson's Historieskrivning* (Kjöbenhavn, 1878); C. F. Allen: *Haandbog i Fædrelandets Historie* (Kjöbenhavn, 1863).

的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完成这部作品的困难必将大大增加。我还得感谢哥伦比亚学院的卡朋特博士（ Dr. W. H. Carpenter ），以及住在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的挪威艺术家盖于斯塔（ H. N. Gausta ）先生，他热心地赠予我两幅非常精彩的原创画作，向我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挪威农夫们的生活。

迦马·乔·伯以森（ Hjalmar H. Boyesen ）

于哥伦比亚学院，纽约

1886 年 4 月 15 日

目 录

写在前面	1	
序 言	1	
第 一 章	古挪威人其族	1
第 二 章	古挪威人的信仰	10
第 三 章	维京时代——维京航海之始	20
第 四 章	“黑王”哈夫丹	37
第 五 章	“金发王”哈拉尔德（860—930 年）	43
第 六 章	“血斧王”埃里克（930—935 年）	60
第 七 章	“好王”哈康（935—961 年）	71
第 八 章	哈拉尔德·格雷菲尔及其兄弟 （961—970 年）	82
第 九 章	哈康伯爵（970—995 年）	91
第 十 章	奥拉夫·特里格瓦松的青少年时代	105

第十一章	奥拉夫·特里格瓦松（995—1000年）	111
第十二章	埃里克伯爵和斯温·哈康松伯爵 （1000—1015年）以及发现文兰	132
第十三章	“圣徒”奥拉夫（1016—1030年）	139
第十四章	斯温·阿菲法松（1030—1035年）	169
第十五章	“好王”马格努斯（1035—1047年）	172
第十六章	“铁腕王”哈拉尔德·西格德松 （1047—1066年）	187
第十七章	“静安王”奥拉夫（凯里） （1066—1093年）与马格努斯· 哈拉尔德松（1066—1069年）	202
第十八章	“赤足王”马格努斯（1093—1103年） 与哈康·马格努松（1093—1095年）	210
第十九章	埃斯泰因（1103—1122年）、“圣战 王”西格德（1103—1130年）及奥 拉夫·马格努松（1103—1115年）	214
第二十章	“盲王”马格努斯（1130—1135年） 和哈拉尔德·吉勒（1130—1136年）	225
第二十一章	哈拉尔德·吉勒诸子（1137—1161年）	229
第二十二章	“宽肩王”哈康（1161—1162年）	237
第二十三章	马格努斯·厄林松（1162—1184年）	240
第二十四章	斯韦雷·西格德松（1182—1202年）	257
第二十五章	哈康·斯韦雷松（1202—1204年）	277
第二十六章	古托姆·西格德松（1204年）与 英奇·博尔德松（1204—1217年）	281
第二十七章	“老者”哈康·哈康松	

	(1217—1263 年)	292
第二十八章	冰岛之斯图隆家族	315
第二十九章	“修法者” 马格努斯	
	(1263—1280 年)	323
第三十章	“仇恨教士者” 埃里克	
	(1280—1299 年)	329
第三十一章	“长腿王” 哈康 (1299—1319 年)	333
第三十二章	马格努斯·斯麦克 (1319—1374 年)、 哈康·马格努松 (1355—1380 年) 及 小奥拉夫 (1381—1387 年)	336
第三十三章	卡尔马联盟时期的挪威	340
第三十四章	与丹麦联盟	346
第三十五章	沦为丹麦辖省 (1537—1814 年)	356
第三十六章	挪威重获独立	376
第三十七章	近代挪威	392
全书译名章节表		403
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地图		428
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地图说明		429

第一章

古挪威人其族

古挪威人，又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或北欧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相应的，也就属于雅利安人这个大谱系。^[1]瑞典人和丹麦人是他们的近亲。古挪威人最初的家园在亚洲，大约位于被古人称作巴克特里亚的区域，靠近乌浒河和锡尔河两大河流的源头。事实上，不止古挪威人，在当今文明世界中占据大半席位的所有雅利安民族的祖先，都应该是来自这个区域。最初从这个众民族之摇篮出走的人中，有的部落选择在地中海地区的东部岛屿及半岛上安定下来繁衍生息，这就是古希腊人，正是他们，在基督教纪元到来以前的久远年代，就创造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今仍然无可超越的璀璨艺术与文学；再有，究其血缘，假以时日孕育出了伟大罗马帝国的古意大利人，也可追溯到相同的祖先；在古时候分布在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地区的凯尔特人也是如此；居住在当今俄罗斯、波西米亚及土耳其北部省份的斯拉夫人亦然；还有占据了欧洲大陆大片中

[1] 本书关于古挪威人人种的说法为截至 19 世纪末的观点，人种学和民俗学时常和其提出的时代背景相关联，请读者注意。——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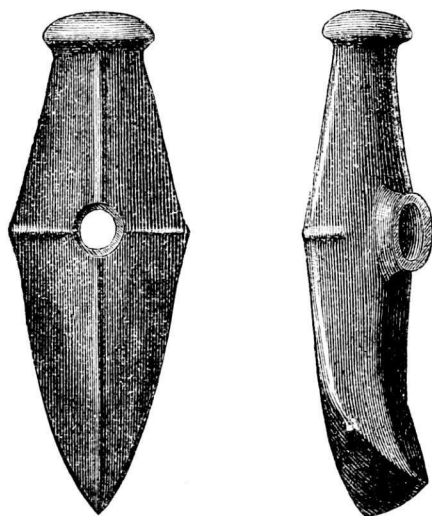
部地区的日耳曼人。而在亚洲的民族当中，聚居波斯的伊朗人和住在印度的印度人也都有雅利安血统。

外貌、习惯与性格都大相径庭的两个人，比如说一个印度人和一个英国人吧，竟然在远古时代源自共同的祖先，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又确实是不容争议的事实。这就令人自然而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曾经相似，那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变得如此不同了？”答案是：天气、土壤和他们安身之国家的总体特性。

最早出走的雅利安人原本居住在山区，那里的山谷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平和；既不会热到令人昏昏欲睡、懒散终日，也不会冷到碍人生长、凝人精气。那里的土地不会像热带地区一样产出无尽的植物以供栖息其上的人们不劳而获，但它却给予牲畜足够的食物，令原住民只要付出悉心照料就可以满足生存所需。于是，这个民族得到了体力与智力的双重发展，逐渐超越了居住在邻近地区的其他部落。战争随之而来，自然是弱肉强食。人数激增的雅利安人将征服的领地据为己有，他们奴役那里的土著居民，或者将他们驱赶至生活环境恶劣的地方。我们并不确定最初的大规模迁徙发生在什么时候，不过曾有学者推测说印度人分离出来的年代得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了。同样的，古希腊人、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迁徙年代不详，而雅利安人占领德意志地区的时间至今也仍属于臆测。无法确定的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部落最早的历史，虽然有种非常可能的说法是他们是在公元前2世纪侵占入主到他们如今的居住之地，那时候他们和日耳曼人就算不是完全，也几乎是看不出差别，这两者有可能在同一时期离开了亚洲的家园。他们征战其他部落的利爪向北延伸，征服了芬兰人和拉普人，占有其土地，对其人民要么赶尽杀绝，要么驱逐至极北之地荒芜贫瘠的山区。根据多位国内外作者的说法，远不止一个部落采用了这样的入侵路线，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哥特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古挪威人并不在此列，因为这个名字并不特指某一支原本的雅利安部落，而是源自他们开疆拓土、安定下来的那片疆土。这个国家很快以“挪威”之名为人所知，意即“通往北方之路”。这是一块长长的南北走向的带状国土，位于基阿连山脉之间，基阿连山脉将它与瑞典和北冰洋及大西洋隔开。从地图上看起来，它就像是瑞典肩上挂着一个大袋子。

古挪威人所在之地是一个奇妙的国度。海水沿着它岩石嶙峋的海岸线一路喧哗咆哮。在漫长阴暗的冬季里，暴风雨哀号肆虐，将海浪拍打成白色的雨雾抛洒向天空。大批大批的海鸟或漂流于水上，就像雪；或围绕着百年孤寂的峭壁，盘旋、啸鸣。北方的天际极光闪动，像一把巨大的发光的扇。还有漫天的星，闪耀着凛冽冷艳的光。但到了夏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就好像突如其来的魔法奇迹。阳光普照，温暖而和煦，即使北极圈里也是如此。漫山遍野的野花在抽芽、绽放，河里的水活了、涨了，唱着跳着奔流向海，浅的白桦叶与深的松针层叠交错，融合成更漂亮鲜活的绿。北边的地方整个夜晚都亮如白昼，即便在太阳隐没于地平线以下的那几个小时也仍有光。天空澄清得没有一丝云，海面光洁得就像一面巨镜，鱼儿跳跃嬉戏，海鸥和绒鸭在粼粼的水面随波悄无声响地轻轻摇摆，一派天高海阔、鸟飞鱼跃。沿着海岸线屡屡有绝佳的港口，冬夏无冰。另有岛屿星罗棋布，有的寸草不生，只得岩石，有的零零寥寥长了些草和树，是船只停靠和牛羊放牧的好地方。峡湾深入国家腹地，带来冲击拍打着挪威西海岸的水流，极大地缓和了气候。峡湾两边是可耕区，虽狭长且偶有阻断，却沿着河岸一路延伸，这也就是早期的日耳曼拓疆者修房造屋、开始为生存而战的地方。这片居住地的前前后后都绵延耸立着大山，积雪覆盖，危险阴沉，带来雪崩、洪水和毫无预警的旋风。但人类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扎根于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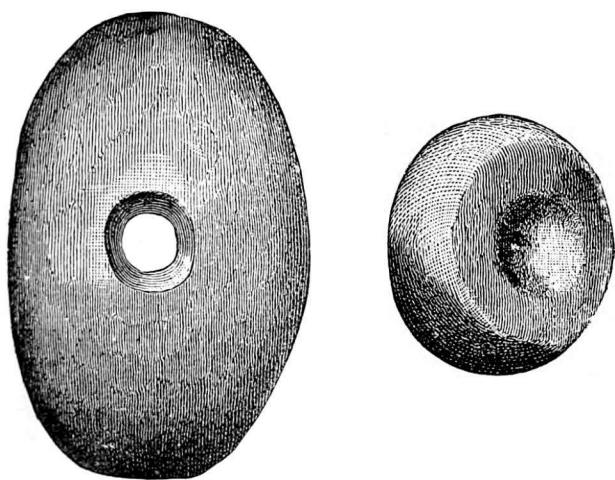


石器时代后期的石斧

壤，不断探索陆地与大海，去寻找适合永久居住的最佳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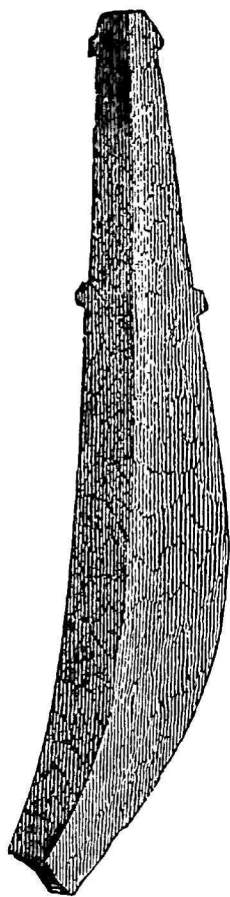
移居挪威的雅利安人当时对农业知之甚少，这一点相当确定，因此他们以打猎、捕鱼和放牧为生。他们用原木建造的房舍非常简陋，可以轻易掀翻或移动。不过他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开垦土地，之后建起了更大的居所，建造方法也更为细致。当勇士们涌入山谷着手开拓，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覆盖山体的幽深密林。其后酋长建造神庙（hov），在此定期献祭。究竟是由酋长分配各人所得，还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表现选取所得已未可知，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古挪威人骄傲又好战，但在重大的历史时刻，他们却能毫不犹豫地臣服于首领的安排，做到齐心协力。部落内部紧密联系、心甘情愿认可统治者，这种意识在挪威非常重要，因为地理条件迫使他们不得不居住在非常分散的畜牧地（gaards），彼此相距遥远，沟通困难。因此，农民们（böndcr）很容易忘了公共事务而逐渐沾染孤

立和野蛮的习性。而这时候日耳曼民族本性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因子就开始发挥作用。数百年过去，这个民族因为共同的追求和利益而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首先是宗教习俗，其次是一致对抗外敌的需要。生命和财产在那时候都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在英勇的首领领导下的一致行动才能令居所分散的农民们略感安全。当时的男人远比今天更勇猛残暴、激情燃烧，唯有顾虑遭到报复才能让他们略为自制。



石锤（左）和凿作工具时所用的石头

几乎每一条相互分隔的挪威山谷都自成一个小王国，这些小王国被称为“fylki”。并非每一个王国都有国王，却必定有酋长，有时还不止一个。国王拥有战时指挥权。当时有的地区称之为伯爵（jarl），意指独立的统治者，后来这个称号的意思演变为领主（landgrave），成了一种贵族爵位。国王不可以因一己之需而向农民征收赋税，不能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增加其负担。一般说来，王位会传给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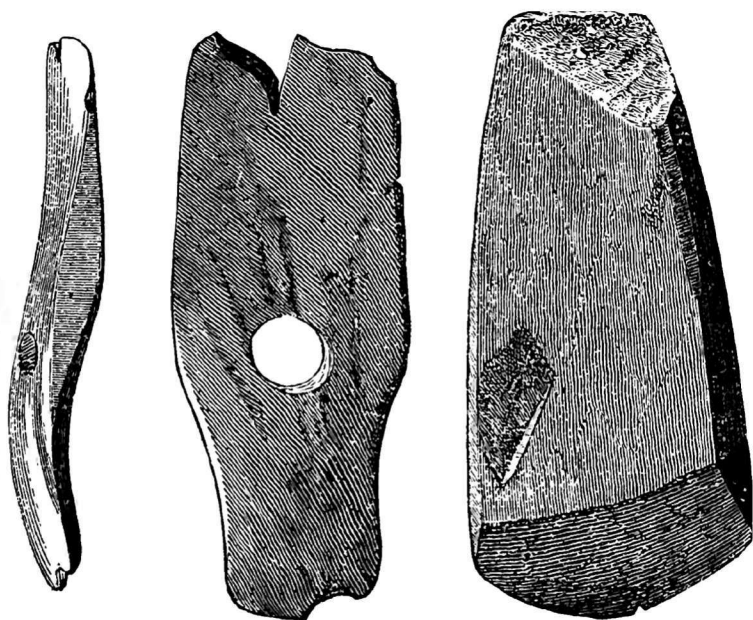
石刀

的儿子，而如果不认可这位继承人，人们有权另选他人。这样的例子在瑞典和挪威的历史上都屡有发生。有时候，当庄稼欠收或者天气恶劣导致牧群遭殃，农民就将他们的国王献祭给神。所有的厄运都被看作是神明发怒、渴求人们以血腥方式赎罪的征兆。而如果庄稼收成好，那么很明显，他们的国王是受神宠爱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古挪威人的王位其实是一种苦差。它更多地意味着责任而非特权。除了指挥战争，国王还要在盛大的宗教节日时主持公开献祭，因此国王其实也是祭司。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言，国王亲自修建神庙，而后神庙主要归属国王所有，这使得国王的地位被抬举到一个凌驾于其他首领之上的高度。也正是凭借这样一种权威，在“郡庭”（fylkis thing）或公民大会中，所有自由民聚集一处商议相关的公私事务的时候，国王便充当了法官的角色。“郡庭”既不能被称作议会也不全是法庭，而是兼而有之。

人们在这里解决个人纠纷、协议决定对杀人或其他伤害罪究竟是处以“血罚金”还是普通罚款，以及做出是战还是和的决议。这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而更像一个全县会议（shiremote），它使得每一个只要有权参军的人都有权发言。试想，勇士狂暴易怒，他们聚集一处便常常会发生罔顾治安的流血事件。一旦刀出手、剑出鞘，要进行仲裁判决几无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兼具法

庭作用的郡庭如此地位神圣，而扰乱大会秩序被视作罪大恶极。如果有人犯了杀人罪，他只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可以通过赔钱（血罚金）给死者尚存于世的、关系最近的亲属这种方式来赎罪。亲属如果接受了血罚金就无权再来报复。但在古代，人们会认为更高尚的做法是拒绝血罚金，血债血偿。如果有人暗中杀了人又拒不认罪，就会被当作谋杀犯，谋杀犯是无权选择用血罚金的形式赎罪的，他将不再享有法律保护，任何发现他的人都杀死了他。



麋鹿角制的扁斧（左一、左二）和石楔

这就是古挪威人开拓定居之后那数百年的情形。尽管他们生性暴戾、动辄杀伐流血，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所具备的那些令人敬佩的品质。他们承认统治者的同时亦能保持坚定的独立意识。他们的